

适读年龄9~12岁

好孩子◎桂冠国文堂

鲁迅

儿童文学选粹

LUXUN
ERTONG WENXUE XUAN CUI

鲁 迅◎著



学习出版社

好孩子·桂冠国文堂

鲁迅

儿童文学选粹

鲁迅◎著

放大字阅读版



NLIC 2970764946

学习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鲁迅儿童文学选粹 / 鲁迅著; 贾晓曦绘. —北京：
学习出版社，2012.1
(好孩子·桂冠国文堂)
ISBN 978-7-5147-0120-3
I . ①鲁… II . ①鲁… ②贾… III . ①儿童文
学—图画故事—中国—当代 IV . ①I28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71406号

鲁迅儿童文学选粹

LUXUNERTONGWENXUEXUANCUI

策 划：白银时代

责任编辑：边 极

特邀编辑：庞 昶 王晓锐

插 图：贾晓曦

装帧设计：白银时代

出版发行：学习出版社

北京市崇外大街11号新成文化大厦B座11层 (100062)
010-66063020 010-66061634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8.5

版次印次：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47-0120-3

定 价：19.80元

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好孩子阶梯阅读文库》
高端顾问委员会

葛翠琳 束沛德 金 波

樊发稼 张之路 王泉根

高洪波 贺绍俊 曹文轩

(以出生时间先后为序)



序言

优秀作家都是为儿童写作的

※ 贺绍俊 ※

这是一套专门为少年儿童精心编辑的丛书，收入丛书的作家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璀璨明星。家长们也许要问，这些作家的书不是应该给成人读的吗，为什么要把它当成儿童文学来编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任何一位优秀的作家都是为儿童写作的。

顾名思义，儿童文学就是专门写给少年儿童读的文学作品。儿童既需要物质的营养，也需要精神的营养。有了物质的营养，儿童的身体才能成长发育；有了精神的营养，儿童才会脱去蒙昧，变得成熟起来。但在以往的观念中，儿童文学为了适应儿童阅读，就应该以儿童的口吻去说话，以儿童的思维去思维。那么，什么是儿童的思维呢，说白了就是简单稚气。一般来说，这样的观点并没有错，所以那些专门适应儿童心理特点而写的儿童文学更容易被少年儿童们所理解、所接受。但我们就敢断定孩子们只爱读那些容易读懂的儿童文学作品吗？我也曾经是个孩子，我记得自己在孩童期间最感兴趣的图书恰恰是那些给大人们写的小说。我想，每一个孩子在成长中都对成人世界充满着好奇，在好奇中逐步学习到成人世界的知识。因此从这个角度说，每一个作家都在为儿童们写作。也许我们可以将儿童文学分为两大类，一类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儿童文学，这是以儿童的心理特征和儿童的思维进行写作的，我把这一类的儿童文学比喻为在实验室里培育出来的植物，排除了各种外在的

复杂因素，符合各种科学的数据和条件。还有一类儿童文学就是成人文学中那些适合儿童阅读的作品，我把这一类儿童文学比喻为在大自然环境中生长起来的植物，虽然有着风吹雨打的痕迹，甚至有着虫咬病害的伤疤，但也许这样的植物有着更丰富的营养，具有更加天然的本性。

比方说，鲁迅的作品同样适合孩子阅读，这不仅是指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样的散文，而且也包括鲁迅的很多杂文如《战士和苍蝇》《无声的中国》《文学和出汗》《未有天才之前》等，想必那些喜欢智慧的小读者们读起来也会爱不释手的。鲁迅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但他伟大的思想里也注满了浅显的道理。尽管孩子们在读鲁迅的一些文章时并不见得能够完全了解文章背后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深刻的思想内涵，但也许就是在一种似懂非懂的混沌状态中，孩子们会触摸到鲁迅的伟大之处。从鲁迅的这些“儿童文学”作品里，孩子们能够学会什么是大爱和大恨，什么是智慧，什么是愚蠢；什么是崇高，什么是卑鄙……当然，还有老舍的“儿童文学”，还有冰心的“儿童文学”，还有沈从文的“儿童文学”，还有徐志摩的“儿童文学”，等等，等等，让这些文学大师循循引导孩子们到深邃的成人精神世界里遨游，这样的遨游一定是孩子们最乐意的，也一定会使孩子们收益良多。

2011年11月

编者说明：鲁迅生活的年代，用词用字的方法与现代汉语规范有所不同。此书保留了原著用字词的原貌，如动词前状语的“的”字，又如“展（辗）转”，“咚咚（咚咚）的响”，“忘记了那（哪）一年”等等。特此说明。

目
录

鲁迅

- 
- 故 乡 / 001
 - 一件小事 / 015
 - 社 戏 / 018
 - 孔乙己 / 032
 - 祝 福 / 039
 -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 063
 - 阿长与《山海经》 / 071
 - 藤野先生 / 080
 - 好的故事 / 089
 - 狗的驳诘 / 092
 - 这样的战士 / 093
 -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 095
 - 秋 夜 / 098
 - 风 筝 / 102
 - 立 论 / 106
 - 战士和苍蝇 / 108
 - 生命的路 / 110
 - 文学和出汗 / 112
 - 拿来主义 / 114
 - 夏三虫 / 118
 - 论雷峰塔的倒掉 / 120
 - 作文秘诀 / 124
 -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 129

故乡

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

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

阿！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

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但要我记起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仿佛也就如此。于是我自己解释说：故乡本也如此，——虽然没有进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凉，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变罢了，因为我这次回乡，本没有什么好心绪。

我这次是专为了别他而来的。我们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经公同卖给别姓了，交屋的期限，只在本年，所以必须赶在正月初一以前，永别了熟识的老屋，而且远离了熟识的故乡，搬家到我在谋食的异地去。

第二日清早晨我到了我家的门口了。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正在说明这老屋难免易主的原因。几房的本家大约已经搬走了，所以很寂静。我到了自家的房外，我的母亲早已迎着出来了，接着便飞出了八岁的侄儿宏儿。

我的母亲很高兴，但也藏着许多凄凉的神情，教我坐下，歇息，喝茶，且不谈搬家的事。宏儿没有见过我，远远的对面站着只是看。

但我们终于谈到搬家的事。我说外间的寓所已经租定了，又买了几件家具，此外须将家里所有的木器卖去，再去增添。母亲也说好，而且行李也略已齐集，木器不便搬运的，也小半卖去了，只是收不起钱来。

“你休息一两天，去拜望亲戚本家一回，我们便可以走了。”母亲说。

“是的。”

“还有闰土^①，他每到我家来时，总问起你，很想见你一面。我已经将你到家的大约日期通知他，他也许就要来了。”

这时候，我的脑里忽然闪出一幅神异的图画来：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

①闰土：原型为章运水，鲁迅少年时的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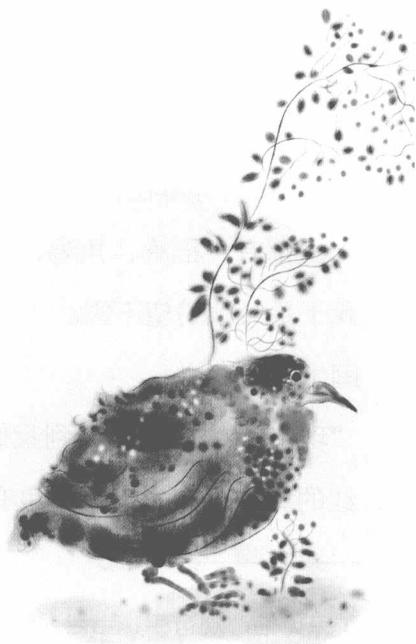
钢叉，向一匹猹^①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

这少年便是闰土。我认识他时，也不过十多岁，离现在将有三十年了；那时我的父亲还在世，家景也好，我正是一个少爷。那一年，我家是一件大祭祀的值年^②。这祭祀，说是三十多年才能轮到一回，所以很郑重；正月里供祖像，供品很多，祭器很讲究，拜的人也很多，祭器也很要防偷去。我家只有一个忙月（我们这里给人做工的分三种：整年给一定人家做工的叫长年；按日给人做工的叫短工；自己也种地，只在过年过节以及收租时候来给一定的人家做工的称忙月），忙不过来，他便对父亲说，可以叫他的儿子闰土来管祭器的。

我的父亲允许了；我也很高兴，因为我早听到闰土这名字，而且知道他和

①猹：作者根据当地人的叫法造出的动物名称，类似獾一类的小动物。

②值年：旧时大家族祭祀祖先时，每年由各家轮流主持，称为值年。



我仿佛年纪；闰月生的，五行缺土，所以他的父亲叫他闰土。他是能装弶捉小鸟雀的。

我于是日日盼望新年，新年到，闰土也就到了。好容易到了年末，有一日，母亲告诉我，闰土来了，我便飞跑的去看。他正在厨房里，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这可见他的父亲十分爱他，怕他死去，所以在神佛面前许下愿心，用圈子将他套住了。他见人很怕羞，只是不怕我，没有旁人的时候，便和我说话，于是不到半日，我们便熟识了。

我们那时候不知道谈些什么，只记得闰土很高兴，说是上城之后，见了许多没有见过的东西。

第二日，我便要他捕鸟。他说：

“这不能。须大雪下了才好。我们沙地上，下了雪，我扫出一块空地来，用短棒支起一个大竹匾，撒下秕谷，看鸟雀来吃时，我远远地将缚在棒上的绳子只一拉，那鸟雀就罩在竹匾下了。什么都有：稻鸡，角鸡，鹁鸪(bógū)，蓝背……”

我于是又很盼望下雪。

闰土又对我说：

“现在太冷，你夏天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日里到海边捡贝壳去，红的绿的都有，鬼见怕也有，观音手^①也有。晚上我和爹管

①鬼见怕、观音手：当地人给小贝壳取的名称。

西瓜去，你也去。”

“管贼么？”

“不是。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个瓜吃，我们这里是不算偷的。要管的是獾(huān)猪，刺猬，猹。月亮地下，你听，啦啦的响了，猹在咬瓜了。你便捏了胡叉，轻轻地走去……”



我那时并不知道这所谓猹的是怎么一件东西——便是现在也没有知道——只是无端的觉得状如小狗而很凶猛。

“他不咬人么？”

“有胡叉呢。走到了，看见猹了，你便刺。这畜生很伶俐，倒向你奔来，反从胯下窜了。他的皮毛是油一般的滑……”

我素不知道天下有这许多新鲜事：海边有如许五色的贝壳；西瓜有这样危险的经历，我先前单知道他在水果店里出卖罢了。

“我们沙地里，潮汛要来的时候，就有许多跳鱼儿只是跳，都有青蛙似的两个脚……”

阿！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希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他们不知道一些事，闰土在海边时，他们都和我一

样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
的四角的天空。

可惜正月过去了，
闰土须回家里去，我急得大哭，他也躲到厨房里，哭着不肯出门，但终于被他父亲带走了。
他后来还托他的父亲带给我一包贝壳和几支很好看的鸟毛，我也曾送



他一两次东西，但从此没有再见面。

现在我的母亲提起了他，我这儿时的记忆，忽而全都闪电似的苏生过来，似乎看到了我的美丽的故乡了。我应声说：

“这好极！他，——怎样……？”

“他？……他景况也很不如意……”母亲说着，便向房外看，“这些人又来了。说是买木器，顺手也就随便拿走的，我得去看看。”

母亲站起身，出去了。门外有几个女人的声音，我便招宏儿走近面前，和他闲话：问他可会写字，可愿意出门。

“我们坐火车去么？”

“我们坐火车去。”

“船呢？”

“先坐船，……”

“哈！这模样了！胡子这么长了！”一种尖利的怪声突然大叫起来。

我吃了一吓，赶忙抬起头，却见一个凸颧(quān)骨，薄嘴唇，五十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两手搭在髀(bì)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

我愕然了。

“不认识了么？我还抱过你咧！”

我愈加愕然了。幸而我的母亲也就进来，从旁说：

“他多年出门，统忘却了。你该记得罢，”便向着我说，“这是斜对门的杨二嫂，……开豆腐店的。”

哦，我记得了。我孩子时候，在斜对门的豆腐店里确乎终日坐着一个杨二嫂，人都叫伊^①“豆腐西施”。但是擦着白粉，颧骨没有这么高，嘴唇也没有这么薄，而且终日坐着，我也从没有见过这圆规式的姿势。那时人说：因为伊，这豆腐店的买卖非常好。但这大约因为年龄的关系，我却并未蒙着一毫感化，所以竟完全忘却了。然而圆规很不平，显出鄙夷的神色，仿佛嗤笑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美国人不知道华盛顿似的，冷笑说：

“忘了？这真是贵人眼高……”

“哪有这事……我……”我惶恐着，站起来说。

“那么，我对你说。迅哥儿，你阔了，搬动又笨重，你还要什么这些破烂木器，让我拿去罢。我们小户人家，用得着。”

“我并没有阔哩。我须卖了这些，再去……”

“阿呀呀，你放了道台^②了，还说不阔？你现在有三房姨太太^③；出门便是八抬的大轿，还说不阔？吓，什么都瞒不过我。”

我知道无话可说了，便闭了口，默默的站着。

①伊：他或她。五四前后的文学作品中常用“伊”专指女性。

②道台：清朝官职道员，俗称道台。

③姨太太：妾的另一种称呼。

“阿呀阿呀，真是愈有钱，便愈是一毫不肯放松，愈是一毫不肯放松，便愈有钱……”圆规一面愤愤的回转身，一面絮絮的说，慢慢向外走，顺便将我母亲的一副手套塞在裤腰里，出去了。

此后又有近处的本家和亲戚来访问我。我一面应酬，偷空便收拾些行李，这样的过了三四天。

一日是天气很冷的午后，我吃过午饭，坐着喝茶，觉得外面有人进来了，便回头去看。我看时，不由的非常出惊，慌忙站起身，迎着走去。

这来的便是闰土。虽然我一见便知道是闰土，但又不是我这记忆上的闰土了。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这我知道，在海边种地的人，终日吹着海风，大抵是这样的。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

我这时很兴奋，但不知道怎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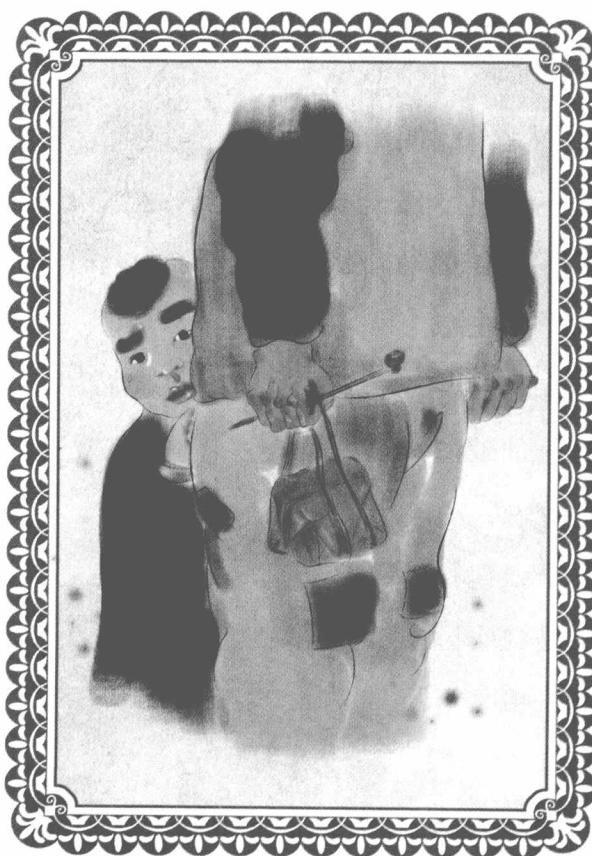


说才好，只是说：

“阿！闰土哥，——你来了……？”

我接着便有许多话，想要连珠一般涌出：角鸡，跳鱼儿，贝壳，猹，……但又总觉得被什么挡着似的，单在脑里面回旋，吐不出口外去。

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



“老 爷！ …
…”

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说不出话。

他回过头去说，“水生，给老爷磕头。”便拖出躲在背后的孩子来，这正是一个廿年前的闰土，只是